

資質通鑑

貴賓通鑑

資治通鑑卷第八十二

端殿鑒纂輯皇朝散奏議奏集賢殿脩撰權判禁衛軍臺榭國司鄴國
侯食邑五百戶封驍騎將軍兼司馬

光奉

勅編集

晉紀四

起居維作噩盡著
雍熙祥凡十年

世祖武皇帝下

太康十年夏四月太廟成乙巳禘祭大赦慕容廆遣
使請降五月詔拜廆鮮卑都督廆謁見何龕以士大夫
禮巾衣詣門龕嚴兵以見之廆乃改服戎衣而入人問
其故廆曰主人不以禮待客客何為哉龕聞之甚慙深
敬異之時鮮卑宇文氏段氏方彊數侵掠廆廆卑辭厚
幣以事之段國單于階以女妻廆生皝仁昭廆以遼東

僻遠徙居徒河之青山 冬十月復明堂及南郊五帝

位 十一月丙辰尚書令濟北成侯荀勗卒勗有才思

善伺人主意以是能固其寵久在中書專管機事及遷

尚書甚罔悵人有賀之者勗曰奪我鳳皇池諸君何賀

邪 帝極意聲色遂至成疾楊駿忌汝南王亮排出之

甲申以亮為侍中大司馬假黃鉞大都督督豫州諸軍

事鎮許昌徙南陽王東為秦王都督關中諸軍事始平

王瑋為楚王都督荊州諸軍事濮陽王允為淮南王都

督揚江二州諸軍事並假節之國立皇子乂為長沙王

穎為成都王晏為吳王熾為豫章王演為代王皇孫暹

為廣陵王又封淮南王子迪為漢王楚王子儀為毗陵

王徙扶風王暢爲順陽王暢弟歆爲新野公暢駿之子也琅邪王覲弟澹爲東武公繇爲東安公覲卬之子也初帝以才人謝玖賜太子生皇孫適宮中嘗夜失火帝登樓望之適年五歲牽帝裾入閣中曰暮夜倉猝宜備非常不可令照見人主帝由是奇之嘗對羣臣稱適似宣帝故天下咸歸仰之帝知太子不才然恃適明慧故無廢立之心復用王佑之謀以太子母弟東瑋允分鎮要害又恐楊氏之偪復以佑爲北軍中候典禁兵帝爲皇孫適高選僚佐以散騎常侍劉寔志行清素命爲廣陵王傳寔以時俗喜進趣少廉讓嘗著崇讓論欲令初除官通謝章者必推賢讓能乃得通之一官缺則擇爲

人所讓最多者用之以爲人情爭則欲毀已所不如讓
則競推於勝已故世爭則優劣難分時讓則賢智顯出
當此時也能退身脩已則讓之者多矣雖欲守貧賤不
可得也馳騫進趨而欲人見讓猶却行而求前也淮南
相劉頌上疏曰陛下以灋禁寬縱積之有素未可一旦
直繩御下此誠時宜也然至於矯世救弊自宜漸就清
肅譬猶行舟雖不橫截迅流然當漸靡而往稍向所趨
然後得濟也自泰始以來將三十年凡諸事業不茂旣
往以陛下明聖猶未反叔世之敝以成始初之隆傳之
後世不無慮乎使夫異時大業或有不安其憂責猶在
陛下也臣聞爲社稷計莫若封建親賢然宜審量事勢

使諸侯率義而動者其力足以維帶京邑若包藏禍心者其執不足獨以有爲其齊此甚難陛下宜與達古今之士深共籌之周之諸侯有罪誅放其身而國祚不泯漢之諸侯有罪或無子者國隨以亡今宜反漢之敝循周之舊則下固而上安矣天下至大萬事至衆人君至少同於天日是以聖王之化執要於己委務於下非憚勞而好逸誠以政體宜然也夫居事始以別能否甚難察也因成敗以分功罪甚易識也今陛下每精於造始而略於考終此政功所以未善也人主誠能居易執要考功罪於成敗之後則羣下無所逃其誅賞矣古者六卿分職冢宰爲師秦漢已來九列執事丞相都總今尚

書制斷諸卿奉成於古制爲太重可出衆事付外寺使
得專之尚書統領大綱若丞相之爲歲終課功校簿賞
罰而已斯亦可矣今動皆受成於上上之所失不得復
以罪下歲終事功不建不知所責也夫細過謬妄人情
之所必有而悉糾以灋則朝野無立人矣近世以來爲
監司者類大綱不振而微過必舉蓋由畏避豪彊而又
懼職事之曠則謹密網以羅微罪使奏効相接狀似盡
公而撓灋在其中矣是以聖王不善碎密之案必責凶
猾之奏則害政之姦自然禽矣夫創業之勲在於立教
定制使遺風繫人心餘烈匡幼弱後世憑之雖昏猶明
雖愚若智乃足尚也至夫脩飾官署凡諸作役恒傷泰

過不患不舉此將來所不須於陛下而自能者也今勤
所不須以傷所憑竊以爲過矣帝皆不能用 詔以劉
淵爲匈奴北部都尉淵輕財好施傾心接物五部豪傑
幽冀名儒多往歸之 奚軻男女十萬口來降

孝惠皇帝上之上

永熙元年春正月辛酉朔改元太熙 己巳以王渾爲
司徒 司空侍中尚書令衛瓘子宣尚繁昌公主宣嗜
酒多過失楊駿惡瓘欲逐之乃與黃門謀共毀宣勸武
帝奪公主瓘慙懼告老遜位詔進瓘位太保以公就第
劇陽康子魏舒薨 三月甲子以右光祿大夫石鑒
爲司空 帝疾篤未有顧命勳舊之臣多已物故侍中

車騎將軍楊駿獨侍疾禁中大臣皆不得在左右駿因輒以私意改易要近樹其心腹會帝小間見其新所用者正色謂駿曰何得便爾時汝南王亮尚未發乃令中書作詔以亮與駿同輔政又欲擇朝士有聞望者數人佐之駿從中書借詔觀之得便藏去中書監華廙恐懼自往索之終不與會帝復迷亂皇后奏以駿輔政帝領之夏四月辛丑皇后召華廙及中書令何劭口宣帝旨作詔以駿爲太尉太子太傅都督中外諸軍事侍中錄尚書事詔成后對廙劭以呈帝帝視而無言廙歆之孫劭曾之子也遂趨汝南王亮赴鎮帝尋小間問汝南王來未左右言未至帝遂困篤己酉崩于含章殿帝字量

弘厚明達好謀容納直言未嘗失色於人太子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尊皇后曰皇太后立妃賈氏爲皇后楊駿入居太極殿梓宮將殯六宮出辭而駿不下殿以虎賁百人自衛詔石鑒與中護軍張劭監作山陵汝南王亮畏駿不敢臨喪哭於大司馬門外出營城外表求過葬而行或告亮欲舉兵討駿者駿大懼白太后令帝爲手詔與石鑒張劭使帥陵兵討亮劭駿甥也即帥所領趨鑒速發鑒以爲不然保持之亮問計於廷尉何勗勗曰今朝野皆歸心於公公不討人而畏人討邪亮不敢發夜馳赴許昌乃得免駿弟濟娶甥河南尹季斌皆勸駿留亮駿不從濟謂尚書左丞傅咸曰家兄若徵大司馬退身避

之門戶庶幾可全咸曰宗室外戚相恃爲安但召大司馬還共崇至公以輔政無爲避也濟又使侍中石崇見駿言之駿不從五月辛未葬武帝于峻陽陵揚駿自知素無美望欲依魏明帝即位故事普進封爵以求媚於衆左軍將軍傅祗與駿書曰未有帝王始崩臣下論功者也駿不從祗嘏之子也丙子詔中外羣臣皆增位一等預喪事者增二等二千石已上皆封關中侯復租調一年散騎常侍石崇散騎侍郎何攀共上奏以爲帝正位東宮二十餘年今承大業而班賞行爵優於泰始革命之初及諸將平吳之功輕重不稱且大晉卞世無窮今之開制當垂于後若有爵必進則數世之後莫非公

戾矣不從詔以太尉駿爲太傅大都督假黃鉞錄朝政
百官總已以聽傳咸謂駿曰諒闇不行久矣今聖上謙
冲委政於公而天下不以爲善懼明公未易當也周公
大聖猶致流言況聖上春秋非成王之年乎竊謂山陵
旣畢明公當審思進退之宜苟有以察其忠款言豈在
多駿不從咸數諫駿漸不平欲出咸爲郡守李斌曰
斥逐正人將失人望乃止楊濟遺咸書曰諺云生子癡
了官事官事未易了也想慮破頭故具有白咸復書曰
衛公有言酒色殺人甚於作直坐酒色死人不爲悔而
逆畏以直致禍此由心不能正欲以苟且爲明哲耳自
古以直致禍者當由矯枉過正或不忠篤欲以亢厲爲

聲故致忿耳安有恠恠忠益而返見然疾乎揚駿以賈
后險悍多權略忌之故以其甥段廣爲散騎常侍管機
密張劭爲中護軍典禁兵凡有詔命帝省訖入呈太后
然後行之駿爲政嚴碎專懷中外多惡之馮翊太守孫
楚謂駿曰公以外戚居伊霍之任當以至公誠信謙順
勲之今宗室彊盛而公不與其參萬機內懷猜忌外樹
私昵禍至無日矣駿不從楚資之孫也弘訓少府蒯欽
駿之姑子也數以直言犯駿他人皆爲之懼欽曰揚文
長雖闇猶知人之無罪不可妄殺不過踈我我得踈乃
可以免不然與之俱族矣駿辟匈奴東部人王彰爲司
馬彰逃避不受其友新興張宣子怪而問之彰曰自古

一姓二后未有不敗況楊太傅昵近小人踈遠君子專權自恣敗無日矣吾踰海出塞以避之猶恐及禍柰何應其辟乎且武帝不惟社稷大計嗣子既不克負荷受遺者復非其人天下之亂可立待也 秋八月壬午立廣陵王遹爲皇太子以中書監何劭爲太子太師衛尉裴楷爲少師吏部尚書王戎爲太傅前太常張華爲少傅衛將軍楊濟爲太保尚書和嶠爲少保拜太子母謝氏爲淑媛賈后常置謝氏於別室不聽與太子相見初和嶠嘗從容言於武帝曰皇太子有淳古之風而末世多僞恐不了陛下家事武帝默然後與荀勗等同侍武帝武帝曰太子近入朝差長進卿可俱詣之粗及世事

既還昺等並稱太子明識雅度誠如明詔嶠曰聖質如初武帝不悅而起及帝即位嶠從太子適入朝賈后使帝問曰卿昔謂我不了家事今日定如何嶠曰臣昔事先帝曾有斯言言之不效國之福也冬十月辛酉以石鑒爲太尉隴西王泰爲司空以劉淵爲建威將軍匈奴五部大都督

元康元年春正月乙酉朔改元永平

初賈后之爲太

子妃也嘗以妬手殺數人又以戟擲孕妾子隨刀墮武帝大怒脩金墉城將廢之荀勗馮紆楊珧及充華趙粲共營救之曰賈妃年少妬者婦人常情長自當差楊后曰賈公問有大勲於社稷妃親其女正復妬忌豈可遽

忘其先德邪妃由是得不廢后數誠厲妃妃不知后之助已返以后爲構己於武帝更恨之及帝即位賈后不肯以婦道事太后又欲干預政事而爲太傅駿所抑殿中中郎渤海孟觀李肇皆駿所不禮也陰構駿云將危社稷黃門董猛素給事東宮爲寺人監賈后密使猛與觀肇謀誅駿廢太后又使肇報汝南王亮使舉兵討駿亮不可肇報都督荊州諸軍事楚王瑋瑋欣然許之乃求入朝駿素憚瑋勇銳欲召之而未敢因其求朝遂聽之二月癸酉瑋及都督揚州諸軍事淮南王允來朝三月辛卯孟觀李肇啓帝夜作詔誣駿謀反中外戒嚴遣使奉詔廢駿以戾就第命東安公繇帥殿中四百人討